

反抗

之

真心英雄



高大庸◎著



英 而战的
人 历史的中国人
国恨家仇面前，他们选择了不畏牺牲的抗争……

反抗

之

真心英雄



高大庸◎著



大众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反抗之真心英雄/高大庸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80094 - 713 - 1

I. 反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7400 号

书 名: 反抗之真心英雄

作 者: 高大庸

责任编辑: 杜廷广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编 100009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5

字 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4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第一章



1

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，青龙山顶几乎成为一片焦土。

弥漫的硝烟像一团一团的黑雾在山间腾起，搅得天地一片混沌。

枪声，激烈的枪声倾泄着仇恨与死亡。

尸体与尸体纠缠在一起——敌人的和我们的。鲜血与鲜血流淌在一起——敌人的和我们的。在死神面前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，死亡就是死亡。你死我活——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活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

山坡上的日军像一团团打不死的蚂蚁，再一次逼近阵地。

又是一阵炮火覆盖，阵地上随处都是炸点。碎裂的弹片、纷飞的沙石……整座青龙山都在颤抖。

阵地上，陈少东挥动着手枪，愤怒地叫喊。只是，他的叫喊声淹没在枪炮声里，没有人听得清他说什么。

机枪手咬紧牙关，手中的机枪喷出火舌。随即一颗枪弹飞来，机枪手倒下。

陈少东见状，拼命地向机枪冲了过去。

一名日军将迫击炮弹扔进炮筒。

“咻”的一声划破空气的锐响，炮弹落在陈少东身边，随即一声剧烈的爆炸。

一片黑色的烟雾将陈少东吞噬。

烟雾过后，陈少东躺在地上，身上是一层厚厚的尘土。脸上已经看不出肉色。耳鸣，尖锐的耳鸣像是要把他的脑袋撕裂。疼痛让陈少东渐渐地从黑暗中清醒过来。

面前是一张焦急的、沾满血污的年轻的脸。

年轻人摇着陈少东的肩膀，焦急地呼唤：“连长！连长！”

陈少东摇了摇脑袋，让自己清醒过来，认出了面前的人正是自己的通讯员。

通讯员见陈少东清醒过来，面上露出喜色：“连长！你没事吧？”

陈少东摇摇头，示意自己没事，推开通讯员的手臂：“还有几个人？”

通讯员脸上流露出悲怆：“整个阵地，就剩下咱们俩了……”

陈少东浑身一颤，转头看向四周——到处都是炸出的弹坑，一些士兵的遗体散落在简易的战壕中，再没有一点活的气息。半晌，陈少东木然地点了点头，撸起袖子，看了看腕上的手表。表壳已经震裂了，陈少东抹掉上面的泥土，才勉强看清了指针。“时间到了。”他说着，将头探出战壕，看着下面的阵地。日本人的钢盔在岩石后面微弱地发着光。他再看一眼手表，低头想了想说：“现在鬼子还没什么动静，小刘，你从阵地侧面冲出去，把我们遇到的情况告诉大部队。”

“连长，那你呢？”

“我给你掩护。”说着，少东匍匐到机枪边。

“不，”小刘拉住少东，“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！”说着就要把陈少东从机枪边推开。

“胡闹！”少东一把将小刘推开，继而叹了口气，说，“这批西药关系着野战医院里几百号同志的性命，我们没有完成任务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消息送回大部队，让上级再作安排。”他看着小刘，一脸严肃地说，“这是命令！”

小刘的眼圈红了，半晌，点了点头。他整整武装带，就要跳出战壕。少东忽然一把将他抓住，盯着他，说：“小心！”

小刘点点头，跳了出去，从岩石间悄悄向山下摸去。

少东看着小刘离开，端起机枪，怒吼着向山下扣动扳机：“小鬼子们！来吧！”

顿时，青龙山顶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。

远处，日本指挥官加藤的望远镜扫见了正在岩石间穿行的小刘。“这个时候还要作无谓的尝试吗？”他冷笑一声，头也不回地打了个手势，一支枪口立即对准了小刘。

小刘刚刚从一个岩石后面露出身影，枪立即就响了，小刘晃了晃，怒视着枪响的方向，慢慢地倒下。

战壕中的少东看到小刘中弹栽倒，目眦欲裂：“小刘——小鬼子，我×你们奶奶！”他愤怒地扣动扳机。

火舌吞吐。突然，他的枪就像一个极不配合的演员，不适时地传来咔嚓的声音——子弹没有了。

他愣了愣，立即明白自己将面临怎样一种处境。

远处，加藤缓缓放下手中的望远镜。

他的下属田中走了上来，一脸喜色：“司令官阁下，看上去，八路已经丧失抵抗能力了。”

加藤脸上露出一丝冷笑，转头看向田中：“一支八路军的连队，不到一百人的编制，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们的辖区内，并且和我们一个大队，将近两千人对抗了整整一天，如今才丧失了战斗力，田中君，你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吗？”

田中面露惶恐之色，忙“嘿”了一声，躬下身子。

加藤不屑地转过脸：“命令部队，发起总攻，占领这个山头。抓住残余的八路，

记住，要活的，我一定要知道他们的目的。”

田中“嘿”了一声，拔出军刀向着日军士兵们大吼：“进攻！”

日军们纷纷从掩体中直起身子，缓缓向山顶逼去。

山顶，少东一屁股靠在战壕上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半晌，他拿出自己的驳壳枪，卸下弹匣，里面只有一发子弹了。他苦笑一声，将弹匣装回去。又伸手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瘪烟盒，从里面抽出一支已被揉皱的烟来。他耐心地将烟捋直，放进嘴里，再摸，却没有火柴。

鬼子的脚步声，已经到了山顶。

陈少东笑了笑，叼着烟，站了起来。

刚刚登上山顶的鬼子被浑身是血的少东吓了一跳，不由后退了几步，待看清只有一个手无寸铁的八路时，才稳住阵脚。

少东轻蔑地笑了笑，冲对面的人问：“有火儿吗？”

日军面面相觑。田中吼了声：“八嘎！”抽出军刀就要上前。忽然，他的手被加藤拉住。

加藤眯起眼睛，打量着对面这个浑身血污却屹立不倒，嘴角还挂着轻蔑的中国军人，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：“我很欣赏你作为一个失败者的镇定。”

少东毫不畏惧地迎着他的目光，笑了笑：“不借个火？”

加藤也笑笑，摸出一个打火机，扔了过去。

少东接过打火机，打着火，点上烟，无比舒畅地吸了一口，吐出浓浓的烟雾来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加藤：“把我们一个连打得只剩下我自己，你是不是觉得这场仗就算打完了？”

加藤皱起眉头。

“你可能还不知道……我还有一发子弹！”说着，少东猛地将烟头弹向加藤，同时拔出枪来。

加藤大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抓了旁边一个士兵挡在身前。

枪响，加藤身前的士兵倒地。加藤恼羞成怒：“八嘎！抓住他！”

两个士兵随着加藤的咆哮，挺着刺刀冲了上去。

少东一闪，两柄刺刀落空。他随即双臂一张，勒住两个鬼子：“跟爷爷一起下去吧！”说着两臂一加劲，足下发力，带着两个鬼子跳下身后的山崖。

加藤大惊，猛抢几步来到崖边，向下望去，只见怪石嶙峋，草木深深，哪里有人影子？只剩下两个鬼子的惨叫还回荡在山间。

加藤气得牙都要咬碎了，他像只爆怒的野兽一样咆哮：“八嘎！搜山！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八路！活要见人！死要见尸！”

得令的日本兵们又一窝蜂地往山下拥去……

2

万家在万镇来说，算得上是名门，因为万老爷子万复礼在前朝做过知府。

这一天，正当青龙山上枪炮轰鸣时，万复礼正在家中来回地踱着步子。他不时打开怀表看看时间，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焦急。

管家忠叔匆匆走了进来。万复礼赶紧迎了上去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八路和鬼子在青龙山打起来了，打了整整一天了。”忠叔小声地说。

“什么?!”万复礼一脸震惊，他想了想，对忠叔交代道，“把药收拾好，我去安济寺。”说着，急匆匆地出去了。

忠叔目送老爷子离开，也赶紧折身出去了。

万复礼一路疾奔，匆匆来到安济寺。

一个小沙弥正在扫地，远远看见万复礼过来，赶忙迎了上去。显然，万复礼是这里的熟客。

万复礼急切地对小沙弥说了几句。小沙弥便急忙将他迎进寺门，随即将山门紧闭。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向禅房。

到了禅房，小沙弥通报了一声，便离开了。

万复礼进得门来，慧慈方丈施一施礼道：“万老施主别来无恙。”

万复礼顾不得礼数，一脸焦急地说：“今日我来找大师，实在是着急的事情要您帮忙。”

慧慈气定神闲地说：“不忙，坐下说话。”说着一挥手，两人落座。

“请讲。”

万复礼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家中有一批西药。”

慧慈眉毛一挑：“西药？据老衲所知，这可是管制物资，等闲是不准买卖的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这批西药，我是准备送给这个的……”万复礼拇指食指伸开，做了一个“八”的手势。

“八路军？”慧慈心中一动，“山上枪炮频传，莫非……”

万复礼点点头：“他们就是来拿这批药的，不知为什么遇上了鬼子，看来是过不来了。”

“老衲能做什么？”

万复礼说：“鬼子既然打过来了，这批药想明着送出去是不可能了，但放在家中，老夫又担心落入贼手，因此我才想，能不能借贵宝刹做一个中转，将西药暂时存放在这里，待时局缓和，再找机会送下山去。”

慧慈正色道：“老衲虽然身在佛门，家国大义却还是懂的，万老施主能为国家出力，我老和尚又有什么推托的道理？”

万复礼大喜：“既然如此，老夫在这里谢过了。”说着起身，深鞠了一躬。慧慈也急忙起身，将他扶起：“分内之事，万老施主不必多礼。”

两人重新落座。

慧慈问道：“西药放在老衲寺中无妨，如何运送出去，你可曾想过？”

万复礼沉吟道：“这个，我倒还没有想好。”

“押运这等重要的东西，千万不可草率，须有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才好。”

万复礼点头道：“说得是，大师如此说，必定是有人选了。”

“山下十里马牧池，有位夏迎风夏先生……”

万复礼眉毛一挑：“夏迎风？”

慧慈看着万复礼的神色，问道：“万施主知道此人？”

“岂止。”万复礼露出了一丝笑容，“当年我在前朝做知府的时候，联军入寇，这个夏迎风是义和拳的大师兄，带着头杀洋人，被官府拿了，还是老夫下令放的人，只不过未曾亲见。”

慧慈恍然：“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故事，可见世间缘法之妙。此人是我故交，为人忠肝义胆，一身功夫极为了得，当得上一个侠字，西药之事若托付给他，最合适不过。”

万复礼甚是满意地点点头：“好，多谢大师指点，老夫记下了。”

正说着，砰的一声门响，万复礼的女儿万雪儿扭着一个光头男子的耳朵闯了进来，后面跟着惊慌失措的小沙弥。

万复礼一愣：“雪儿！你怎么来了？这是……”

原来，万复礼前脚离家，后脚万雪儿便去找他，却怎么找也找不着，便软硬兼施地从忠叔那里套来了父亲的行踪，于是一路也跟了过来。

安济寺倒不难找。万复礼跟慧慈说话的当口，万雪儿也来到了寺门口。她敲开寺门，扫地的小沙弥打量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姑娘，问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檀越有事吗？”

“我找我爹！”万雪儿说着，不由分说地闯了进来，“你们这里风景倒是不错，爹也真是的，自己来玩儿，却不带上我。”

小沙弥愣了愣，回过神来，赶紧跟了上去，又不好拉扯，只好着急地劝阻道：“女檀越，你等等！你要找谁，我给你通报就是，不能乱闯的！”

“我哪里乱闯了，”雪儿头也不回，自顾自向前走，“不是有你跟着吗？”

小沙弥一头汗地紧跟在后面。

万雪儿东张西望，一路走来，终于转迷了向，她皱眉问道：“小和尚，我该往哪儿走？”

小沙弥下意识地指路：“这边，不不，这边才对。”

也是巧了。原本正在担水的小光头因为贪玩，想找小沙弥玩儿来着，却一路找不见，此时突然听见小沙弥的声音，他眼睛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赶紧躲进了角落。

雪儿和小沙弥走来，刚转过弯，雪儿忽然眼前一黑，猛地被一个人抱住。

小光头坏笑道：“让你陪我练功你不练，让你跑！”

雪儿一声尖叫。

光头吓了一跳，急忙放手。雪儿早已转过身来，一张脸气得通红。

光头看着雪儿，呆住，他想不通，他明明要抱的是小沙弥，却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个女孩儿来？

旁边的小沙弥也呆若木鸡，半晌回过神来，赶紧双手合十，念了句：“阿弥陀佛……”

他刚抬起头，就见万雪儿一个响亮的耳光拍在了小光头的脸上，不由小光头反应过来，她紧接着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耳朵，回头瞪着小沙弥道：“我爹在哪儿？方丈在哪儿？”

小沙弥刚回过神来，却又被万雪儿一连串的举动给弄傻了，老实巴交地指了指方向。

雪儿一路揪着小光头的耳朵，气汹汹地闯进了禅室。

万复礼和慧慈正说着话，见到女儿揪着个男子的耳朵闯进来，当然吃了一惊。

只见雪儿满脸通红，气呼呼地说道：“爹！这个小和尚欺负人！”

万复礼和方丈哑然。雪儿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抓着小光头的耳朵，忙不迭放开。

光头如蒙大赦，揉着红肿的耳朵，不住吸气，惭愧地低下头。

方丈和万复礼对视一眼，又看向万雪儿、小沙弥和小光头，问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几人鸡一嘴鸭一嘴地说了半天，终于明白，原来不过是误会一场。

既是误会，便没什么好纠缠的了。再者正事已说完，万复礼便带着女儿告辞了。

方丈送万复礼和雪儿两人出山门，小光头委委屈屈地跟在后面，他偷瞟一眼雪儿，雪儿对其不屑一顾，哼了一声。

这一幕落入万复礼和慧慈眼中。慧慈对万复礼施了一礼道：“劣徒无礼，还请施主见谅。”

万复礼笑道：“不妨事，要怪也怪我这女儿，冒失闯了来，才有这误会。”

两人笑。

慧慈又说：“施主见笑，说来也巧，这孩子就是迎风之子，名字叫士杰。”

“哦？”万复礼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士杰几眼。

慧慈说：“这孩子有一些隐疾，迎风将其寄在我门下，一面是为了陶冶他的性情，一面也是为了托老衲为他医治隐疾。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只是太过调皮，冒犯了令爱，还请万老施主不要介怀。”

万复礼无所谓地摆摆手：“小孩子家的事情，顽皮而已，罢了。”

“老衲嘱咐之事，施主还要尽快才好。”

“老夫记下了，告辞！”

道了别，万复礼带着雪儿下山了。

青龙山外十里。

马牧池。

马牧池有一座气派的宅院，这座宅院属于涂四爷。

此时，涂四爷正一脸淡然地坐在太师椅上。他身边，一个叫胡为的泼皮正在饶舌：“四爷，长枪李那边已经领着人到河边了，就等您一句话了！”

涂四爷道：“年年争水抢地，动刀动枪的，我看就算了吧。”

“算了？四爷，李家店抢水过了界，欺负到了咱们头上，您可是咱们一村之长，您要是不出头，我怕乡亲们可不答应，再者说了，河边那几亩好地，可都是您的！”

“这…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”涂四爷的样子，显然是想置身事外。

胡为眼睛一转，说：“四爷，您是厚道脾气，可说实话，长枪李说您那些话，实在是太可气，您能忍，我们都忍不了！”

“他说我什么了？”涂四爷显然上钩了。

“他说您……”胡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，咬咬牙，道，“我都说不出口，他说呀，他说涂老四就是个缩头的王八，老子就是在他头上拉屎，他也不敢说半个不字！”

“什么？”涂四爷眼珠子瞪得贼圆，“他真这么说了？”

“您看，我就不该和您说……”

“长枪李这个王八蛋，我是不愿多生事端，事事让着他几分，他居然敢在背后这么骂我！走！今天非和他见个真假不可！”

涂四爷气呼呼地向外走去。胡为脸上现出得逞神色，紧跟而出。

不一会儿，在胡为的忽悠下，众乡民手执刀叉棍棒，跟着涂四爷呼啸而去。

街边，一个青年匆匆跑进一所院子，院子两边摆着插满各色兵刃的兵器架。青年匆匆跑过，推开一间厢房的门。屋内，炉火熊熊，一名苍髯老者，手执一柄铁锤，正在捶打一块通红的铁块。他便是夏迎风。那青年是他大儿子，名唤夏士英。

士英跑进屋子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爹，咱们村又去和李家店抢水了。”

夏迎风气愤地说：“日本人已经打进中国来了，他们还在这里内讧。”他将锤子一扔，“走，去看看去。”

两人也紧跟着去了。

小浪桥边，两帮乡民正在对眼，都是一脸杀气。

万复礼和雪儿下得山来，远远看到两伙人在对峙，雪儿好奇地问：“爹，那些人干吗呢？”

万复礼定睛一瞧：“不好，恐怕是要械斗，快过去看看！”

说罢，便匆匆往河边赶。

小浪桥上。涂四爷从人群里走出来，拦在胡为面前：“长枪李，你想怎么着？”

“怎么着？”长枪李冷笑一声，“不想怎么着！咱们今天为什么来的，心里都清楚，那就把话说个明白！今年浇地，得先可着我们李家店先来！”

涂四爷眉头一皱：“长枪李，你这话可就浑蛋了，怎么叫得先可着你们来？就这么一条河，就这么些水，光可着你们，我们就不吃饭了？你未免也欺人太甚了！”

“什么叫欺人太甚？涂老四，你们村里打着十来口井，还来抢水，你们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了啊？欺人太甚，老子就欺负你了怎么着？”

涂四爷大怒：“长枪李，你还真以为凭着你这把破枪，能翻出多大浪来不成？”

长枪李嚣张地说：“老子这柄枪别的不说，挑你们个狗日的够用了！”说着挺枪就要上前，身后一千民众也冲了上来。

眼看一场械斗就要开场，匆匆赶到的万复礼正要上前拦，却见两个人已然冲入场中，一柄刀架住了长枪李的枪，隔住了即将火拼的两方。

“夏迎风？”涂四爷显然没有想到。

长枪李也是一愣，收回长枪。

万复礼在一旁暗暗吃惊：“他就是夏迎风？”

涂四爷笑着对夏迎风说：“老夏，往年抢水，我是左请你也不出，右请你也不来，今儿你可是赏了脸了！”

胡为一见夏迎风，立时胆气长了三分。他冲长枪李嚷：“长枪李，见过这位吗？夏迎风夏爷！早几十年，那可是义和团的大师兄，一手刀法那是出神入化，当年八国联军的鬼子听说他的大名都闻风丧胆，怎么着，你倒是再彗刺啊！”

长枪李看着夏迎风，眼神中都是戒备，却兀自嘴硬：“夏迎风？名头响得很，咱可没见过你出手，谁知道是不是猪尿泡做孔明灯——吹起来的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两村在这里商量大事，外姓人最好还是不要来掺和的好！”

夏迎风微微一笑：“您想必是误会了，我今天来，无意掺和诸位的恩怨，更不是来助拳的，只是有一些看不过去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，同饮一方水土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地商量，一定要拳脚相向？依我看，有什么争执不下的事体，不如诉诸有司，自然有法理裁决，诸位觉得呢？”

“打官司？”长枪李冷笑一声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咱们有咱们的道理！废话少说，识相的就让开路，要不然，不要怪爷的长枪不长眼。”说着一挥手，身后齐贵、梅崔带着乡民便向上冲。

士英一横手中刀，三两下将几人逼退。

长枪李阴阳怪气道：“哟！有两下子啊！接爷的枪试试！”说着挺枪冲了上去，和士英斗了起来。

翻翻滚滚过了几招。长枪李人虽不怎么样，枪法却还是有些功力，一时竟然将士英逼得手忙脚乱。长枪李觑了一个破绽，一枪刺去，眼看就要伤到士英，夏迎风出手了。他一把抓过儿子，顺手接过刀来，一刀将长枪李格了开去。

长枪李“蹬蹬”退了几步，眼见吃了暗亏，恼羞成怒，发一声喊，又冲了上来：

“老东西，今儿咱们就见个真章！”

长枪李怀恨在心，势如疯虎冲将上来，招招狠辣，竟是要夏迎风的命。

夏迎风眉头一皱：“习武只为强身健体，首重武德，你这等毒辣，招招都想要人的命，实在是不堪，应该教训教训！”说着手中刀舞将开来，众人眼睛一花，只见一片刀光如雪，刹那间绚烂，又倏然散去。

待刀光散尽，众人再仔细看时，只见场中的长枪李已经变了模样：头已经被剃光，眉毛也不见了，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。

众人瞠目结舌，忽然听得“啮啮”一声，却是长枪李手中的长枪枪头掉到了地上。

“哎呀”，长枪李一惊，向后退了一步，这一退不要紧，只觉得腰间一凉，却是裤子落了下来，原来连裤带也被夏迎风削断了。长枪李忙去提裤子，众人见长枪李如此狼狈，哄堂大笑起来。

齐贵、梅崔也笑。长枪李见状，两个大耳帖子就扇了过去。两人急忙闭嘴，可长枪李这一伸手，裤子却又掉了下来，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胡为忙凑了上来：“夏老，您好俊的功夫，咱马牧池要是早有了你，早就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长枪李，怎么样，再牛一个看看啊！涂四爷，今年这水，咱们要定了。”

夏迎风看都不看他，说：“我早就说了，我不是来助拳的。涂四爷，李爷，放水浇地，本是小事，年年为此大动干戈，既伤了两村和气，又扰了乡里的安宁，我看不如这样，以播种时日为限，以单双为准，轮流用水可好？”

胡为嚷道：“一村一半？不成，便宜了他们！”说着又要向前冲。夏迎风却不动声色，提刀在桥中央划了一道白线：“今天我既然出手，事情就管定了，以此线为界，谁要是还想动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

众人哑然。

夏迎风看着长枪李和涂四爷：“两位觉得如何？”

涂四爷犹豫少顷，道：“本来也犯不上，就依你。”

长枪李哪还敢有什么异议？只好借坡下驴地说：“只要有水浇地，老子管那球事干屁！”

夏迎风点点头：“既然如此，一言为定，咱们都散了吧？”

涂四爷看了一眼夏迎风，拱拱手，说一声“走”，带着众人离去。

长枪李恨恨看了一眼夏迎风：“夏迎风，你好刀法，今儿这一笔，咱们以后再讨教！走！”言罢也带着众人离开。

夏迎风看着他们离去，自己带着士英正要离开，忽然万复礼走上前来，将他拦住。

“这位是……”夏迎风纳闷地看着眼前的人。

万复礼施了一礼，道：“敢问可是夏迎风夏先生吗？”

“是我，您是？”

“鄙姓万，万复礼。”

夏迎风眼睛一亮：“您是，万知府？”

万复礼笑笑：“老夫如今早已挂冠。”

“原来真是万老先生！当年多亏万老先生相救，一直未能得报，今日方才得见！实在是……士英，这是为父的恩人，快来见过！”

士英上前一步，施礼道：“万老先生！”

“不许多礼。夏先生，今日老夫乃是有事相求。”

“哦？”

万复礼看看四周：“咱们借一步说话可好？”

夏迎风点点头。转头对夏士英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告诉你娘一声，别让她担心，我和万恩人说说话。”

士英道了别，去了。

三人顺着一条小路漫步到田间。万复礼和夏迎风在前交谈着，雪儿远远地跟在后面。

听了万复礼来的来由，夏迎风不禁感慨：“难得万老先生有如此情怀，这种为国为民的事情，在下在所不辞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老夫在这里谢过了。”

“万老先生何言谢字，在下一介武夫，能为国家做点事情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比起您仗义疏财，我能做的这点事何足挂齿。万老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行事？”

“越快越好！”

夏迎风沉吟一下，道：“那就后天，县城外五里长亭，不见不散。”

“好，不见不散。”

夏迎风一拱手，转身大步离开。

雪儿看着夏迎风的背影说：“爹，今天山上那个浑小子是他的儿子？”

万复礼点点头。

“一点都不像……”

夏迎风笑笑，不置可否。

父女俩当即就往家里赶。快到家时，万复礼把女儿万雪儿支去了自家的书院，自己一人回家。他一进家门就叫管家：“老万！”

忠叔小跑过来：“老爷。”

“那批货准备一下，后天运走。”

管家会意，转身出去，迎面撞上一人，一生长袍马褂、一个三七头、一脸张惶脸。正是万复礼的儿子，万仁。

万复礼看着匆匆跑进来的万仁，不悦地说：“你这着急忙慌的干什么？”

“爹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走！”

“往哪去?”

“跑啊，”万仁说，“县上今天开会决定的，撤退!”

“你们开了一天的会，就决定逃跑?”万复礼一脸鄙夷。

“什么逃跑啊!是战略撤退，还会回来的。赶紧的吧，日本人眼看就要进城了，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快着快着!”

万复礼猛地一拍桌子：“混账!”

万仁吓了一跳：“爹，你这是干吗呀?”

“你一个堂堂县政府的秘书，也算国家命官，国难当头，不思报效社稷，就想着逃跑?今儿我在这儿，谁也不许走!我们万家，谁也不许做逃兵!”

“你看……爹，你可别拗了，日本人一来，那就想跑也跑不了了!”

“我不管，你要是敢走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!”言罢，拂袖而去。

万仁愣了半晌，把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放，一脸悻悻地说：“不走，不走等着给日本人卖命吧!”

4

日军对陈少东的搜索进行了一天一夜，仍无进展。

加藤一脸阴霾地站在青龙山下临时搭就的指挥部里，对着田中训斥着：“没发现?那他就是还活着!继续搜，一个重伤的人能跑到哪里去?在附近的村庄中搜捕!一定要把他抓出来，绝对不能让他在民间获救，一个八路就是一个火种，他们会引起我们想象不到的骚乱。”

田中双腿一并：“嘿!”转身出去了。

顷刻，一批接一批的日军倾巢出动了。

5

士杰哼着歌儿，叼着根草棍，背着个小包袱，悠悠然走下山来。

正走着，忽然看见前方路边似乎趴着一个人。他忙奔上前去，仔细一看，这人穿着军服，一脸血污。正是陈少东。

士杰看一眼少东肩膀上的军牌，知道是八路军，他心思一动，想把少东扶起来。刚将他翻了个身，便看到了少东身上的伤口，伤口上还有大片的血迹。

“血……”士杰立时眼前一花，顿觉整个人都摇摇欲坠。他急忙闭上眼，不去看少东，缓了半晌，这才眯着眼睛，将自己的包袱打开，拿出一件僧袍来，又闭着眼睛给少东套上。

眼看没有血露出来，这才将陈少东扶起，背在身上，向山下奔去。

马牧池村里的一个角落，胡为探头探脑地站在一堵墙后。三脚猫捂着前襟，鬼

鬼祟祟而来。胡为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鸡呢？”

三脚猫敞开衣襟，露出几枚鸡蛋。

“鸡蛋？我不是让你偷鸡吗？你拿几个蛋出来干什么？”

三脚猫怯怯地说：“这村里的鸡没剩下几只了，再偷，明儿连鸡蛋都没得吃了。”

胡为瞪他一眼：“你个废物，老子多少天没见肉了，让你偷只鸡，你给弄俩蛋回来！你说你能干点什么？”

三脚猫委委屈屈地说：“实在不行，找只老母鸡，把这几个蛋孵两天，不就有鸡了嘛！”

“放屁！”

胡为正生气，忽然一个人影从身后落下，二人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士杰。

见是士杰，胡为咧嘴一笑：“哟，夏家兄弟啊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闪开，别挡路！”士杰不理他们，径直从两人中间挤过，朝着自家方向走去。胡为眼尖，一眼看到士杰背后的少东和少东身上的血迹，顿时起了怀疑。他想了想，当下支走三脚猫，一人奔涂四爷家里去了。

涂四爷正好在家，听了胡为如此一说，立即吓得一脸惊惶：“你看准了？”

胡为点头：“可不，盒子炮就露在外面，还一身血！四爷，会不会是八路？”

“八路？不会吧？”涂四爷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“难说，前两天鬼子和八路在青龙山打了一场，这个说不定就是打剩下的。”

涂四爷转着眼珠，拿不定主意。

胡为凑上前去，说：“四爷，眼下正是风声紧的时候，八路就是灾星，日本人眼看就要打过来了。我听说他们最恨的就是八路，只要有八路的一点动静，那是非挖出来不可，有时候一杀就是一个村子啊！”

“啊?!”涂四爷吓得更傻了。

6

夏迎风拿着一块细布，正在慢慢地擦拭着他的刀。

士英在一旁说：“爹，好多年不见你用这把刀了。”

夏迎风点点头：“这把刀，当初砍了不少八国联军鬼子的头，今天，少不得又要开斋了。士英，你也准备准备，和我一起去送货。”

士英点头，正要离开，忽然听见一声门响，然后就是士杰大呼小叫的声音：“爹！娘！”

“士杰回来了。”士英转身奔了出去。

夏母已经迎了出去，看到士杰背上的人，不由一愣：“士杰，这是……”

“快别说了，快救人！”士杰转头看到士英出来，“哥，快接一把，我受不了这血腥气了。”

士英急忙接过少东。

士杰脸色惨白地跑到一边狂吐。

士英把少东放到床上，夏迎风赶紧过来，解开他的衣服，查看着伤势。

士杰狂吐了一通，稍稍好些了，也挤了过来，在一旁焦急地问：“爹，怎么样？”

夏迎风头也不抬地说：“皮肉伤倒在其次，倒是内伤有些麻烦。”

“内伤？”

“好像是从高处掉下来震的，快去拿我的伤药来。”

夏母折身取了一个药瓶递了过来。

夏迎风将药瓶里的药粉用水化了，撬开少东的嘴，给少东喂进去。然后又问：“士杰，你带人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人看见？”

“遇到胡为了，好像让他看出来。”

“那个坏种……士英，你出去看着点，有什么动静赶紧回来告诉我。”

士英一点头，奔了出去。

“人不能在村里留着，士杰，他娘，准备准备，咱们赶紧带着人上山，去安济寺。”

士杰、夏母立即分头收拾起来。

村口。田中率着一个分队来到了这里。他一挥指挥刀：“一小队包围，二小队，跟我进村。”

村里的街道上，三脚猫正在逛游，忽然看到前面走来两个日本兵，他不敢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。

田中已然看到他。他走了过来，上下打量三脚猫。

三脚猫也上下打量他。

田中被他看得不耐烦，猛地拔出军刀来。三脚猫被吓得一个踉跄：“饶命，饶命！”

“那个，你们村长的家在哪里？”

三脚猫哆哆嗦嗦地指了一下不远处的门。

田中点点头，丢下三脚猫，带着部下往涂四爷家走去。

涂四爷家。涂四爷还转着眼珠子，仍在那里盘算着。

胡为在一旁出着主意：“四爷，夏家本来就是外姓，如今又带了这么一个灾星回家，咱们得早作处置啊……”

“我看…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，这要是把八路的踪迹泄了，八路可也饶不了咱们啊……”

胡为刚要再说什么，门猛地被推开，田中带着两个日本兵一脸杀气闯了进来。

一见是日本人，涂四爷和胡为触电一般站起。胡为反应颇快，立刻鞠躬：“太君，太君！”

涂四爷还僵在那儿，胡为拉了他一把。涂四爷这才反应过来，也跟着鞠躬：

“太，太君……”

田中看涂四爷一眼：“你是，这个村的村长？”

涂四爷一哆嗦，点头。

“我问你，你们村里，这两天，可有八路出没？”

一听这个，涂四爷脸都白了：“不，不知道。”

田中哗啦一声拔出军刀：“嗯？真的不知道？”

涂四爷一见家伙，腿立刻就软了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裤子都湿了：“别杀我，别杀我！”

“八嘎！”

田中就要动手，胡为见状，心思转了几转，猛地喊出口：“太君！”

田中转向胡为。

胡为说：“我知道八路的下落。”

田中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：“带我们去！”

“哎哎，我带你们去。”胡为战战兢兢走在了头里，带着日本人往土杰家走去。

土英站在自家屋外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猛然，视野中出现了日本兵，胡为在前面点头哈腰地领路，正向自己家而来。

土英急忙向家里跑去。

陈少东已经换好了衣服。土杰和夏母也已经准备停当。

土英冲了进来：“爹，不好了，鬼子进村了，被胡为领着，朝咱家来了！”

夏迎风略一凝神：“一起走来不及了，土杰，快，你带着你娘和八路兄弟，先出村上山，我和土英应付了日本人，随后就去找你们。”

土杰着急地说：“不成，我得留下来和你们一起。”

“就你那个见不得血的毛病，真打起来不够添乱的，快走！”

土杰还要再说什么，土英说：“土杰，快走吧，有我呢，没事！”

土杰无法，只好搀起少东，和母亲走出后门，向村外走去。

夏迎风父子俩正收拾刚才治伤用的棉布和军服，忽然门响，胡为带着田中和鬼子已经闯了进来。

土英急忙将军服藏在褥子底下。

田中进了门，打量着夏迎风父子。周围的鬼子挺着刺刀，严阵以待。

胡为讨好地说：“太君，就是他们家。”

田中看了一眼夏迎风：“把八路交出来。”

夏迎风看了看周围的鬼子，笑了笑：“八路？你找错地方了吧，我们是本分人家，只认得村里的土路，不认识八路。”

胡为跳了起来：“你胡说，我今儿明明看着你们家老二带着八路回来的，你们肯定是给藏起来了！”

夏迎风鄙夷地看了看胡为。胡为害怕地退了一步。